



HOT 小说

Sister of My Heart

贾德吉家族有一对堂姐妹安玉和苏德哈，一出生就克死父亲，却共享三位母亲的爱。她们朝夕相伴，好似两个身体拥有同一个灵魂，个性却如黑夜与白昼，相互辉映扶持。

姐姐安玉聪明勇敢，嗜读伍尔芙，横冲直撞又固执；妹妹苏德哈美丽善良，擅长说故事，温柔而矜持。电影院的邂逅让她们初识爱情面貌，命运却有心捉弄，让两人委身媒妁婚姻；不过命运的恶作剧仍未停止，在两姐妹的婚宴上，安玉发现自己的新郎爱上了苏德哈……



SDI 盛大文学
华文天下·弘文载道

上架建议 流行小说

ISBN 978-7-5039-4333-1



9 787503 943331 >

定价:25.00元

精彩绝伦而又难以预料！……这本书带给人众多乐趣，其中之一就是期待和猜想这两个女人的故事将会在何处结束。

——《密尔沃基新闻哨兵报》

奇塔·蒂娃卡鲁尼对于孟加拉的家庭生活的描述充满了丰富和温暖的细节。她的这本书是对现代印度女性的生活最引人注目的抒情篇章。

——阿米塔夫·戈什，《一片古老的土地》的作者

闪烁着灿烂的活力，散发着源源不断的能量。……用引人入胜的节奏展开，一本闪烁着原创性的书，一幅交织着古老与崭新世界的繁复织锦。

——《多伦多星报》

吸引读者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深刻而毫不畏惧的社会批评和坚定传统的浪漫故事独特而巧妙的结合。

——《国家邮报》（多伦多）

一拿就放不下。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

一部让人感到满足的精彩作品，充满了惊喜和情感的真相。

——《哈特福德新闻报》

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突出强调了印度的神话和寓言故事……充满浓郁的印度风情和浪漫的想象，使用了虚构和宿命论的双线叙述手法。

——《多伦多环球邮报》

在现实和虚幻中间抓住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段关于两个女人永恒的爱的情感故事。

——《星期日泰晤士报》（伦敦）

*Sister of
My Heart*

我心姐妹

只有故事，能拯救我们的子孙免于像瞎眼的乞丐，
蹒跚撞上多刺的仙人掌篱笆。

——阿奇贝（Chinua Achebe），《荒原蚁丘》（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痒。她负责确定我们上学时，穿着修女坚持要到膝下一寸长的制服，她也会神奇地帮我们找到不见的笔、墨水瓶和家庭作业不见的那几页。她会做我们最喜欢的菜：卷起来炸成金褐色球形的煎饼、不加辣椒的马铃薯花椰菜咖喱，还有浓稠的甜米布丁。我们用的牛奶来自布西母牛，它的主人每天都会带它来我们家，在碧西任何细节都不放过的严厉注视下挤奶。节日时，她还会帮我们在头发上别上茉莉花，但最重要的是，碧西是我们的信息源泉。她会告诉我们许多我们母亲不肯说的故事，包括神秘、精彩、不能说的，关于我们过去的故事。

接着是安玉的妈妈，我叫她葛丽妈。她细致的颧骨和宽阔的额头都显示她继承了数代以来的良好教养。她出身的家庭，就跟她婆家贾德吉家族^①一样古老而受尊敬。她的脸不是传统的那种美，即使是我这么大的孩子也知道。她的唇边和额头上都刻画着劳苦的痕迹，因为自从八年前，接到我们父亲死去这晴天霹雳的消息那天起，她就一肩扛起了保护这个家的重担。但她黝黑而无尽深邃的眼睛总让我想到卡洛希湖，那片宽阔的湖泊就在安玉跟我出生前，我们家族拥有的乡下别墅后方。当葛丽妈用她的眼睛对我微笑时，我总会站得更挺，因为我想跟她一样，高贵而勇敢。

最后（我有些愧疚用这个词），还有我自己的妈妈，娜莉莉。她的肌肤仍泛着金黄色，因为即使守寡，她仍每天仔细地在脸上抹上姜黄粉末；她形状完美的嘴唇则闪着槟榔留下的红色，我猜她喜欢嚼槟榔就是因为它会在嘴上留下颜色。我母亲经常笑，尤其是她的朋友来喝茶的时候。别人说她的笑声如镶嵌珠宝和挂着铃铛的脚环，闪亮亮地叮当作响，但我觉得比较像是用汤匙敲着一片薄玻璃。在她极少数跟

^① 译注：Chatterjee，孟加拉国语区常见的家族姓氏，属于印度种姓制度中的库林婆罗门阶级，是孟加拉国婆罗门阶级中地位最高的。

虽然辛吉没有讲到关于这个孩子的任何细节，我却立刻想象她一定是跟我同年龄的小女孩。我一天到晚想象她长什么样子，她喜欢吃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吗？辛吉从市集买过什么样的玩具给她？连续好几个礼拜，我都经常在半夜哭着醒来，因为我梦到一个小女孩在草席上痛苦地翻滚；在梦里，她有着我的脸。

“苏德哈，你真是的！”安玉会担心又气恼地这样跟我说。我经常睡在她房里，所以安慰我的责任就落在她身上。“你为什么老是为一些想象的事这么激动？”

如果她现在在我身边，一定也会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正在后退，远离了碧西能干的双手，远离了我脚下阳光晒暖的坚实地砖，正坠落到我出生的第一晚，跟安玉一起躺在临时凑合的摇篮里，在一个还没准备好迎接我们的家庭，吸着某个人塞进我们嘴里、想让我们安静的沾了糖的奶嘴。安洁玉跟巴苏德哈——即使在周围的一团混乱中，还没有人想到要给我们取什么名字。安洁玉，意思是奉献，因为一个好女人必须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其他人；巴苏德哈，因为我将像大地女神巴苏德哈一样富有耐心。在我们下方，碧西是地板上一个黑暗拉长的身影，陷入疲惫的睡眠中，泪水干掉后的盐分凝结在她的脸颊上。

比哈塔·普汝师身形高大，有着麻纱般的长胡子，就像我妈妈每个月去询问运势的占星师。他穿着上好的白棉花做的袍子，手指流泻着光，而他的脚完全没碰到地板，轻盈地滑到我们身边。他弯身俯瞰我们的摇篮时，脸上发出刺目的光，让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他用右手食指在我们的额头上写字，那感觉有些刺痛，就像碧西在我们的太阳穴上涂万金油时一样。我想我知道他帮安玉写了什么：你会勇敢聪明，你会对抗不公不义，你不会轻易妥协。你会嫁给一个好男人，到世界

各地旅行，而且生下许多儿子。你会很幸福。

我比较难想象他为我写了什么。或许他写了**美貌**，因为即使我自己不认为，但是许多人都说我很漂亮，甚至比我母亲婚后的头几年还漂亮。或许他写了**善良**，因为即使我不像我母亲希望的那么听话，但我很努力要做个好人。他还写了第三个字，那字粗糙的转折像火一样刺痛了我，让我号啕大哭，让碧西揉着眼睛坐起来。但是比哈塔·普汝师已经不见了，所以她只看到窗外一阵由烟雾或沙尘卷起的漩涡，还有像一团萤火虫般消逝的微光。

几年后，我会怀疑地想到，他写的最后一个字到底是什么，是哀伤吗？

让我想杀人。我们就从那时开始计划逃学。一开始我们会说自己胃痛或头痛，好留在家里。这个方法过不了碧西那关之后，我们便在中午跟其他回家吃午饭的女孩子溜出校门，整个下午随便待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能在一起。我们在湖边吃花生，在牲畜市场看小鸡，或搭电车到最后一站再搭回来，刚好来得及带着我们最纯真无辜的笑容，在校门口等辛吉出现。

不知为何，我们以为能逃过一劫，但我们的老师还是会抱怨，而妈妈们就会把我们叫进书房。这阴暗潮湿的房间里堆满折页做记号的账本，弥漫着霉味，我们只有在闯了大祸时，才会被叫进来。娜婶婶坚持我们应该被狠狠打一顿，连我通常很讲理的母亲也气得脸色发白。但当我解释一切时，她眼中浮现出一种奇异而哀伤的神情。虽然她说我们的老师没错，我们的教育很重要，不应该这样糟蹋，但她的口气已经不再严厉，还伸出一只手摸摸我的肩膀。

后来我偷听到她跟碧西说，她很担心我们。这么爱一个人是很危险的，会让人变得脆弱，而碧西叹了口气说：“是啊，我们都知道这点，是吧？”

第二天早上，妈妈没有去书店，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事。她反而陪我们去了学校，并在跟我们挥手道别后，去了校长办公室。她从来没告诉我们她跟校长说了什么，但是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又回到同一班了。

这些事当然让我们在学校里不受欢迎，而当消息传开（在加尔各答，消息一定会传开），我们的邻居也有相同的反应。他们说：“喔，那两个贾德吉家的女孩子，老是一副高高在上、不屑跟我们女儿做朋友的样子。还有安玉她妈妈，居然这样纵容她们，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娜莉莉说得没错，好好打一顿才能让她们守规矩，检点一点。等

的确是双胞胎啊。”

莎瑞塔阿姨的鼻孔一开一合的，像情绪激动的公牛。“唉，孩子，别回嘴，”她说，“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你们根本连最近的堂姐妹都不是，更不用说亲姐妹了。你父亲不过是安玉父亲的远房亲戚，又不是亲兄弟。”

真奇怪，有人就是以伤害别人为乐。

我想说些刻薄的话让她闭嘴，却说不出来。如果妈妈在这里，一定会冷静镇定，引经据典地拯救我。莎瑞塔，我们有什么资格判定人跟人的关系呢？在神的眼中，我们不都是一家人吗？但是她在书店里，而你们根本连最近的堂姐妹都不是，更不用说亲姐妹了，这句话就像抓狂的槌子狠狠敲着我的脑袋。

娜婶婶的表情像是有人逼她咬了一口柠檬一样。她一天到晚都说她父亲家比我们家好得多，仆人和孩子都谨守本分，甚至连母牛都比较温顺，生产的乳汁都远超过其他邻居的牛，让人觉得她似乎不希望跟我们有亲戚关系。但是她却不喜欢其他人提醒她，她跟贾德吉家是多远的亲戚。

莎瑞塔阿姨于是得意地继续说道：“你们两个甚至不是同时出生的，主宰你们生辰运势的也不是同一颗星。我说得没错吧，娜莉莉姐？”

有那么一下子，娜婶婶好像没听到这个问题，但随即无法抗拒可以多愁善感的机会。她发出一声受害者的长叹，说道：“你说得没错，安玉正午过后就出生了，可是苏德哈，”她在这时指责地看了我堂妹一眼，“直到午夜过后才出来。我生她的时候受了多少罪啊，那痛就像千刀万刮一样！我一直哀号，还流了好多血。接生婆是个年轻女人，吓得说或许应该去请那个英国医生来，虽然大家都知道他经常把孕妇

的肚子切开，而且好几个孕妇后来都因为发烧过世。”

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几百遍了。但是苏德哈睁大眼睛，抬起头来，仿佛这是个全新的故事。她说：“但是医生不需要把你切开，对不对？”

“是……”

“那是因为安玉救了你，对不对？”

娜婶婶瞪了她女儿一眼。她不喜欢在讲精彩故事时被打断，尤其这次她还是故事的女主角。

“我想应该是因为我一个月前就有预感，跟一个行脚僧买了生产的护身符——”

“你说后来怎么了？”苏德哈插嘴，再度让我意外，她在她母亲身边通常很安静，“你说葛丽妈怎么做的。”

娜婶婶不高兴地弹了下舌头，看起来好像要停住不讲，但过了一会，她又继续讲下去，因为她心底跟我们一样喜欢精彩的故事。

“你葛丽伯母听到发生什么事之后，就爬下床来。接生婆一直叫她别下来，因为她也流了很多血，但她不理睬。她抱着安玉，拖着脚走过整条走廊，然后把安玉脸朝下放在我巨大的肚子上。我的肚子真的好大，虽然那时候我才怀孕八个月整，真的——”讲到这里，娜婶婶又夸张地叹了口气，“之后我的身材就没办法恢复了。反正，我想安玉大概不喜欢那样趴着，因为她立刻放声大哭，这时我马上感觉到剧烈的收缩，强烈到脊椎好像要断成两半那样。接下来我只知道，接生婆已经把苏德哈送给我手上，说又是一个女孩子。”

“所以安玉是我的双胞胎啊，懂了吗？”苏德哈说，我觉得她不只是在对莎瑞塔阿姨说，更是在对她母亲说，“因为是她把我叫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这个平常很安静的堂妹伸出手臂，绕在我脖子上，露出灿烂的微笑，让那两个女人都无话可说。

我绝对不可能做得比她更好。

另外还有许多理由，让我不可能讨厌苏德哈。有次我把这些理由全都列出来。

因为她是我认识的最美丽的人，就像碧西跟我们说的神话故事里的公主。她的皮肤是如杏仁牛奶那样温暖的淡褐色；她的头发披在身后，像雨季的云那么柔软；她的眼睛更是最温柔的。

因为当我想要对这个愚蠢的世界大发脾气时，她会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让我像在炎热的日子里喝下一杯冰凉清澈的水。

因为她相信魔法、恶魔、神和可以许愿的流星，而我从来不信。

因为她最会说故事，比碧西还厉害。她可以把我们放在旧的故事里，变成新的故事。我们、安玉跟苏德哈，跟恶魔皇后、美女公主和会说话的野兽在一起。

因为是我把她叫到这个世界上的，因此，我必须尽我所能让她幸福快乐。



3. 苏德哈

每次我问碧西我们父亲过世那天的事，安玉就会不高兴。你为什么不能忘了这件事？她说。为什么你不能算了？如果你一直回头看，这辈子哪里也去不了。而且，两个不懂得好好待在安全的家里、跑到外头去游荡寻找什么愚蠢冒险的男人，有什么好知道的？

她说得有道理，我承认，而且妈妈们难得也站在她那边。我母亲认为谈论那天会带来坏运，葛丽妈说我们最好把心思放在比较正面的事上，而最爱跟我们说故事的碧西妈，只会不太情愿地告诉我们几个细节，然后就改变话题。

我信任碧西，我知道她的沉默一定有理由。但我总是莫名地被拖向十二年前的那天，我父亲生命结束、而我生命开始的那一天。或许他的灵魂上升到天堂，而我的灵魂下降到尘世时，曾经在半空中相遇。最近那吸引力越来越强，因为现在我们，我跟安玉，随时都会褪去童年的自己而成为女人。而如果我们对过去的过去一无所知，要如何走进新的历史？

我想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有这些事的前因后果，也是为了我的母亲。或许这可以帮助我了解为什么她总是满心怨恨，为什么她对我只有抱怨和责备。或许这会帮助我更像她的女儿。

所以在礼拜天早上，当安玉忙着看她刚从书店借回来的一本新的美国小说时，我去找碧西。我在露台上找到她，她正忙着把一盘盘抹了盐的芒果摊开来晒。她曾经自豪地告诉过我们，自从她回娘家后，贾德吉家的人再也不用吃店里那些不干不净的腌渍蔬果了。等这些芒果干在太阳下晒了三天、变得又干又脆之后，她就会加上掺了香料的芥末油跟辣椒粉，然后密封在矮胖的罐子里，让我们享用一整年。但她也得在这里看守着，提防那些在采收季节就会神奇地出现的黑面猿猴——因为在加尔各答市中心，猿猴其实是很少见的。安玉觉得它们一定是从阿利普尔动物园逃出来的，但是街角杂货店的老板蓝迪慕迪则坚持它们是猴神哈努曼的后代。他店里的全麦面粉罐和油罐上方，就挂着有着长长卷曲尾巴的哈努曼神画像。

碧西看起来不太开心。附近的寺庙今天下午有一场盛大的祭神唱诵表演^①，邀请到远从西孟加拉国州纳巴维普市来的歌者和手鼓乐手，而她认识的所有女人都会去看。祭神唱诵表演是碧西认为适合寡妇的少数娱乐，因此她允许自己参加。但是晒芒果干这么重要的工作，她不放心交给女佣去做，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些芒果干被没有沐浴净身、当天跟男人睡过或正在月事中的女人碰到，就会发霉而长满绒毛。

我说，我很乐意帮她看着芒果。我会非常干净小心，记得在适当的时候把芒果翻面，让两面都晒到同样多的阳光，只要她告诉我一个特别的故事，我这辈子一直想听的那个故事。

① 译注：Kirtan，是印度祭神仪式里常见的一种以乐器伴奏、互相应答的唱诵表演。

碧西立刻就知道我想听的是哪个故事。她脸色一沉，不赞同地皱起眉头。我在她眼中看到的神情是恐惧吗？她命令我下楼去。但她的口气中有些许不确定，让我有勇气反抗。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我大喊，“我有权利知道我父亲的故事。你不是一直说，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过去，就不会真正了解自己？”

碧西的眼神穿过我，望向空无一物的天空，最后她说：“在你想知道的这个故事里，埋藏着一个秘密。现在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不过有时候我认为你伯母葛丽也怀疑过。但她是个有智慧的女人，她知道有时候人应该追根究底，但有时候应该让事情就这样过去。

“我向来认为应该告诉你们关于你们的过去，这你也知道。但是这个秘密实在太可怕，所以我一直不想让你们背负这个重担。我很怕这会夺走你的童年，毁了你们最重视的爱。我怕这会让你恨我。”

“碧西妈，”我大叫，声音因激动而破碎，“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得知道。而且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可能恨你。”

“希望真的如此，”碧西说，“因为对于没有机会生儿育女的我来说，你跟安玉就像我的亲生女儿一样。比哈塔·普汝师让我从你们身上感受到为人母的爱，我为此永远感谢他。但是我担心的不是我，而是你，还有你跟——”

碧西说了一半停下来，而在我们之间涌起的沉默里，我注意到她的声音变了，变得黑暗而深沉，跟以往截然不同。我因恐惧而昏眩，突然明白这是个危险的故事，可能会突然燃起熊熊火焰，将我烧成灰烬。

“你确定你真的想知道这个秘密？”

碧西看着我。我知道如果我透露出一丝恐惧，她就会停下来，太阳炽热的白光也会停止在我周围旋转，而我就可以退回原来安全的生活里。

我紧绷着身体，抵抗诱惑。“我确定。”我说。

达尔各答之后，他带着她来到迦梨女神^①的神庙。祭司喃喃念诵了一些经文，不耐烦地示意他们交换花环，随即把我父亲给他的硬币塞进腰带，转向下一对情侣，因为私奔的情人都喜欢来求迦梨女神祝福。于是我父母就这样结婚了。

这不是我母亲用椰子叶扫帚打扫她家的泥土地、磨碎红辣椒做咖喱、帮弟弟妹妹们擦鼻涕时所梦想的婚礼。她闪耀着金银丝线的大红瓦拉纳西^②丝绸纱丽呢？她的嫁妆珠宝、雕着鳄鱼头的金手环，和解开时可从她的头延伸到脚的七股金项链呢？还有大到她转头时会碰撞脸颊的大圆耳环跟镶嵌在她完美鼻子上的小钻石呢？（因为我母亲真的很漂亮，漂亮到应该有更好的生活，她自己也知道。）她儿时的玩伴，跟她一起做梦的朋友们呢？她们不是该在大海螺吹响吉祥的乐音时嫉妒地看着，捂着嘴窃窃私语吗？但是当她的丈夫将朱砂抹在她中分的发际线，用这象征好运的朱红色额饰对世界宣告她是已婚妇人，即将展开新的人生时，她还是容许自己露出一抹浅浅的微笑。

当他们接近这栋在午后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白色大宅，看到那油漆匀整的砖块、磨光擦亮的大理石和雕刻着昂首阔步的狮子、有皇家气派的铸铁大门时，那新的人生在我母亲眼中一定显得很美好。司机刻意大按喇叭，因为虽然之前大半路程他们都是雇手推车载行李，但快到宅院时，她丈夫招了一辆出租车。他说，他可不能一副身无分文的样子来到堂兄家。事实上，如果不是他之前在旅途中遇到抢匪，他整趟路都会请出租车代步。

我母亲相信他遇到抢匪的故事吗？她其实别无选择。怀疑他就等

① Kali，印度教破坏女神，湿婆神（Shiva，印度三大主神之一）之妻帕瓦蒂（Parvati）的化身之一，掌管爱情与生育。信徒以牲畜及鲜血祭祀，祈求吉祥与生子。

② 译注：Benarasi，旧称 Varanasi，印度东北部临恒河的一个城市，印度教圣城之一，自古以制作精致丝绸纱丽闻名。

于怀疑自己，等于容许那个狡猾的声音再度在她脑袋里响起：你不该私奔的，你不该私奔的。于是当我父亲叫守门人对当家的老爷转告他来了的时候，她选择不去看他尖锐的语气。对，我是他堂弟，没错，从库尔纳来的，怎么了，你耳朵有毛病吗？而当老爷真的出现、显得有些困惑时，她也努力不去看她丈夫微笑时嘴边紧绷的线条，不去看他刻意挺直腰杆、过于在意腰布的折痕，仿佛要证明什么。她不过是新婚头一天的新娘，就已经可以看穿她丈夫的这一切，令她感到相当痛苦。从这位大老爷并未提高嗓门（显然这辈子都不会）看来，就可以知道他是个真正的绅士，而看到他相信她丈夫说的每一句话，更让她莫名地觉得痛苦。所以她很高兴那位寡妇，也就是老爷的姐姐，牵起了她的手，说，亲爱的，来，这样长途跋涉，你一定累坏了，尤其还遇到抢匪，你肯定吓坏了（因为葛柏是这样解释他的新娘为何手臂上空无一物，脖子耳朵上也没有任何首饰。于是我母亲快速而愧疚地垂下受惊的眼睛，霎时明白将妻子与丈夫绑在一起的，不是婚礼仪式上两人衣服打的结，而是共谋的锁链）。幸好这位寡妇没有注意到我母亲愧疚地红了脸。真是世风日下啊，她继续说，可见我们真的是处于邪恶的时代啊^①。来，让他们聊他们男人的，我帮你倒一杯糖水，带你去看你们要睡的房间。

“喔，你妈妈真是漂亮，”碧西说，“她可能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漂亮的女人，虽然最近我觉得你的美貌已经胜过了她。即使那天加尔各答的灰尘像一层纱盖着她的脸，她又神情疲惫得像一朵摘下后在太阳下放了太久的莲花，但她还是可以让男人目不转睛。她跟着我进门时显得那么温顺，又似乎有些惊讶得不知所措。我带她去看她的房间

^① 译注：kaliyug，根据印度教经文，世界要经历四个时代，最后终至毁灭，而大部分的诠释认为，现在世界正处于人类逐渐邪恶堕落的 Kaliyug 时代。